

2 039 1342 6

破曉的山野

李 乔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彝族老作家李乔同志的长篇小说《破晓的山野》，共分两卷。

小说描述了凉山彝族地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广大彝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觉悟，坚决贯彻和平民主改革、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团结上层，分化瓦解叛乱者，终于粉碎了匪特的阴谋。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斗争，展示出绚烂多姿的彝族社会风貌。作者着意塑造了拉莫、妮妮、洋芋嫫等一批娃子，他们憨直纯朴，善良真挚，渴望自由，渴望美好幸福的生活；同时刻划了沙马家、阿侯家等不同类型的奴隶主。小说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人物饱满生动，故事曲折紧张。

作者植根于彝族人民之中，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品风格质朴清新，富有凉山彝族生活情趣和特色，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封面、插图：陈绕光、李 秀

破晓的山野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5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frac{1}{2}$ 插页 2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0

书号 10049,3251

定价 1.20 元

楔 子

天上星星多，
没有阿侯家人马多；
地上草草多，
没有阿侯家牛羊多。

——凉山彝族民谣之一。

最快的马，
一天跑不完阿侯家地方。
善飞的鸟，
难逃阿侯家的天罗地网。
阿侯家有三根铁铸的支杆，
任你力大无比，也不能把它摇撼！
长毛^①送银子，
皇帝对他加表扬。
汉人请他当保头^②，
老蒋送他毛瑟枪。
美国飞机落下地，

① 长毛，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侮辱性的称呼。

② 解放前，外地人进入凉山，必须送银子礼物，请有势力的大奴隶主保护，叫保头。出了他的势力范围，必须另请保头。

还要请他帮帮忙。
哎呀，他家伸出一只手，
把天遮得暗又暗。

——凉山彝族民谣之二。

上

阿侯家是一家大黑彝，大奴隶主。什么叫黑彝？这不能不从彝族的历史讲起。据说，彝族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甲骨文中的“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扬雄说夏禹是羌族。汤革夏命，武丁多次镇压羌人。继商兴起的周族与羌族世为婚姻。春秋战国时，羌人受到压迫，向西南迁移。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说，“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在公元前二三百年，他们曾定居在以滇池为中心的这一地区。“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汉族文献的记载。

根据彝族的经典和传说，用彝文编写的《西南彝志》^①说，彝族原是游牧民族，始祖希孟遮起源于“邛之鹵”（大雪山脚^②）。自“旄牛橄”外（雅砻江上游）入，分居于“诺以”（黑水，

① 《西南彝志》彝名为《恩布散额》，是乾隆时贵州水西彝族安家元根据彝文资料编写成的。

② 大雪山脚大概在我国西北。一九七七年报载：新疆南部靠近喜马拉雅山脚发现一座羌王墓。由此，可证明古代羌族曾居住过该地。

即金沙江)和“曲以”(白水,即安宁河一带地区。)住“诺以”的叫“诺苏族”。住“曲以”的叫“曲濮族”。“诺苏族”中的统治者,自视血统高贵,不与其他阶层人民通婚,以黑为尚,称为黑彝^①。他们征服其他部落,把所有的俘虏都降为奴隶,名叫“曲诺”(白彝),这就是黑、白彝的来历。这说法对不对?让民族学家去考证吧!

据说阿侯家的老祖先千百年来习惯,每遇到外敌侵犯,或各家支为争夺土地、娃子^②、牲畜和财物,互相吞并时,阿侯家便打牛打羊,举行隆重的家支会议,决定整个家族的命运。这时,阿侯家最管火的头人,头缠英雄结,身穿牛皮铠甲,披着察尔窝^③,腰上挂着宝刀,慷慨激昂,发表坚决而富有煽动性的誓词,不厌其烦地提到他们的祖先:阿斯牛里——阿母波可——尼你十子——姑乌九子——合什八子——嫫你六子——宜尼尔世——拉你韦你——斯瑶乌母比母——斯曲羊呼几母——罗富曲何——曲布尼子等十二代。据民族史学家说,这十二代也是各家黑彝的共同祖先,因为他们盘根根时,常常提到这些祖先。但要声明前十一代是“生子不见父”的母系社会。到曲布尼子,才确定了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父子联名制^④了。

阿侯家从父子联名制开始到如今,已有九十余代,大约经

① 有人解释:黑彝是贵族。有人又说是古代的“乌蛮”。

② 娃子即奴隶。

③ 察尔窝是羊毛织的一种披风,下边有长长的穗子,不同披毡。

④ 以父名末一字为子名的第一个字。如南诏国王皮罗阁——阁罗凤——凤伽异。

历了两三千年。这些都无从考查，但在公元二二五年，西南彝中的统治者孟获^①和雍闾杀害益州郡太守时，诸葛亮分三路大军南征。诸葛亮亲率西路主力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阿侯家祖先追随孟获，跟诸葛亮打过不少仗。在四川的西昌和云南等地有不少湮没在荒草斜阳中的战迹。

阿侯家在这次战役中，没有捞到油水。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家却飞黄腾达了。那时，太平天国发生分裂和内讧。翼王石达开带领着一部分太平军向西逃到大渡河边。四川总督骆秉章急调大军防堵，并檄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番族)防守松林河；檄邛部土司岭承恩(彝族)截断越西大路，抄石军后路。阿侯家祖先是岭承恩的得力悍将，尾追石军不放。石军进入紫打地(安顺场)，两旁高山屹立，隘口险仄。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鸦河。前进不得，便用重金和贵重物品送与土司和阿侯家祖先，请求让他的人马通过。不料，这些人接受了他的礼物，回答他的是滚木礮石和密如雨滴的毒箭。太平军不得渡大渡河，清军又在北岸炮轰，前后受击，营寨被毁。粮绝食马，马尽食桑叶。最后，太平军被打垮了，石达开的妻女和部下万余人被迫投河而死。太平军尸横遍野。阿侯家夺获了大批战利品，成十成百的“长毛”都当了他家的娃子。民谣说的“长毛送银子，皇帝对他加表扬”就是指的这件事。

时间的长河不断地逝去。阿侯家一代传一代，到了公元一九三五年，阿侯家无上高贵的族权传到一个三十开外的子

^① 彝族认为孟获是彝人，名叫勒千阿施。

孙——阿侯什都手里。这一位初露头角的“然柯^①”，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显赫的地位，还继承了祖先历来的勇敢和残忍。

这年秋天，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西南的消息，传到了凉山。阿侯家听了很震动。红军打富济贫，到凉山一定会将阿侯家积了多少代的财富分给一无所有的娃子和穷百姓。阿侯什都主张召开家支会议，统率各家支的人马，一致对付红军。要是将他们打垮，阿侯什都一定会象他祖先打垮石达开一样建立功勋，说不定蒋介石会封他当个“子莫^②”。可是，被称为“德古阿摸^③”的老父亲却对他摇着头：

“听说，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都打不过红军，你能打得过他们吗？尔比^④说‘高明不发怒，勇士不鲁莽。’你得好好想一想。”

阿侯什都认为父亲说得对。确实，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到处拦，到处堵，都抵挡不住红军，阿侯家的人马能抵挡得住吗？鸡蛋碰石头，他不能冒这个险！便耐下心来问他父亲怎么办。

“‘坐在大雾里，眼睛看不明；站在大河边，耳朵听不清。’你赶快派人去探探红军的消息，看他们到凉山来干什么？”德

① “然柯”发音为 rhai ko，意为英雄。

② 子莫是土司。

③ 德古阿摸——德古的阅历长、见识广，娴于习惯法，为本阶级利益排难解纷，因而是本家支或几个家支内的自然领袖。阿摸是大的意思，即大德古。

④ 尔比是谚语。

古阿摸满脸皱纹，脸上的肌肉耷拉着，眼泡浮肿，靠在床上教导儿子。

阿侯什都果然派人去打听。没有几天，从石崖上撕来了一张红军的布告。阿侯家的人不懂汉文，不知那布告说什么。后来，找到一个抢来的汉族娃子，认得几个汉字，便叫他念布告。那个娃子惶恐地蹲在火塘下边，拿着那张布告，轻轻地哆嗦着，结结巴巴地念道：

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
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
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
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
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
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
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
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

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
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
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
再不受人欺辱；

.....

没等娃子念完，德古阿摸突然抬起头，张开那窟窿似的大嘴巴，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些红军不象四川的军队，也不象老蒋的军队，他们说的倒很好呵！……”

蹲在火塘边的几个阿侯家长辈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们说，尊重彝人风俗，不要我们一丝一粟！”

“哎呀，他们还叫我们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那些奴隶主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喜欢，阿侯什都看大家高兴，倒了一杯酒，拿了一条熟羊腿赏给那个念布告的娃子。

“这些红军说的都好，就是打富济贫，专门帮助穷人不好。他们来凉山到底干什么？你再派人去探探。”

阿侯什都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派人去探消息。

这时，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金沙江上，已抢渡成功，打退了四川军队，进到凉山边缘。统帅红军先头部队的参谋长刘伯承将军邀约沽鸡家头人小约旦在海子边见

面。因为千百年来民族隔阂，小约旦不敢去，便派笔摩^①萨马尔谷代替他去。萨马尔谷很快地带回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刘伯承将军的诚意。於是，小约旦打消顾虑，约了几个人一齐去见刘伯承将军。在幽美的海子边，小约旦见到穿着灰布军服的刘伯承将军，取下包头，准备跪下。刘伯承将军忙拉住他：

“大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随即打鸡喝血酒，结拜为兄弟。

“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劲就大了。彝人和汉人要团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刘伯承将军把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一面红旗和一张委任状递给小约旦。

小约旦郑重地收起红旗和委任状，围在旁边的许多彝族男女喜欢得“呜吼——呜吼”地呐喊起来，并拉起手跳起锅庄舞。然后，小约旦派人护送刘伯承将军走出山高林密的大凉山……

阿侯家了解这些情况后，正在惊疑不已。忽然接到国民党靖边军司令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红军“共产共妻，祸国殃民，十恶不赦。不仅为党国之元凶，亦为彝族之大敌。”责怪阿侯家为何见敌不杀，放走红军。蒋委员长本要严加究办，姑念彝民无知，不予论处。信上还说小约旦已投降红军，靖边军司令除令罗洪家将沽鸡支队杀尽斩绝外，并要求阿侯家、罗洪家、瓦札家、补月家等四大家族建立部落联盟，消灭红军在凉山播下的火种。

^① 笔摩是巫师，通经典，出类。

罗洪家、瓦札家、补月家同阿侯家本来是冤家，不能联合。但阿侯家不能不听蒋委员长的命令，靖边军司令接着派人送了一批武器给他，又对那三家奴隶主尽力拉拢，所以四家便建立了部落联盟。

这期间，阿侯家的娃子们心思可混乱了，一会听说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大救星，要打倒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派，一会又听说红军是汉人的队伍，到凉山来杀彝人，后来传来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将军跟沽鸡家小约旦在海子边喝血酒的事，他们断定红军是好人，就十分盼望红军来到阿侯家部落。

下

一天，阿侯什都派安家娃子^①克衣给一个遥远的亲戚家送一箩礼物去。克衣原是个汉人，奴隶主抢掳他们村子时，在他家草房上放了一把火，克衣父亲不顾生死，从大火中抱着年幼的克衣往外冲。一个彝族大汉一刀将他父亲劈倒，强拉着他便走。他父亲趴在地上挣也挣不起来，那惨状过了多少年，还深深地印在克衣的头脑里。他来到阿侯家，奴隶主要他放羊，却不给吃饱。他饿得走也走不动。一天，他在山坡上放牧，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一只饿狼，将一只小羊叼去。他不知那狼的厉害，拾起个石头追着打，那狼还是不放小羊。他追了一程又一程，直到那只狼不见了才转回。黄昏时，他把那群羊悄悄地赶回。大管家站在羊圈门前数羊，最后发现差了一只，便

^① 男女单身奴隶被奴隶主配为夫妇后，另外居住，名安家娃子，又名阿加。

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在阿侯家当了二十多年的牛马，奴隶主为了收买他的心，配了个女娃子给他做老婆，巴望他为奴隶主多生几个小奴隶。

克衣明白主子的居心，不愿跟那个女娃子同居。阿侯家白天赶着他们干活，晚上将他们关在一起，克衣没有办法抵制，只好跟那个女娃子生活。当他明白她的悲惨身世时，不禁对她非常同情。进而，两人互相体贴，互相帮助，越来越亲密。后来，女的有孕了，他们不愿意孩子将来再遭到同样的命运，两人秘密准备逃跑。他们要跑到没有奴隶主、地主的地方去，即使受苦也愿意。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寒冷的深夜，奴隶主家的人已经睡了，那高大的屋里一点火光也没有，克衣叫妻子赶快走，他提着一把斧头跟在她后面，要是奴隶主来追，他决心跟奴隶主拚了。幸喜奴隶主没有发觉。那夜，在朦胧的星光下，他们爬山越岭，跑了许多路，到天亮，便隐藏在树林里。天黑了，从树林里钻出又继续跑。因为劳累过度，女的腹内感到阵痛，头上滚出一头冷汗，脚步也不觉慢了下来。男的急得不知怎样才好，看看天快要亮了，奴隶主追来，这地方不好隐藏。男的要背着女的走，女的不肯，她拖着两只沉重的脚杆，在寂静得可怕的山林里走着。忽然，后面传来清脆的马铃声，声音越来越大，连那纷乱的、急促的嘚嘚马蹄声也听到了。偏在这时，女的阵痛越来越紧、脸色异常苍白，汗珠不停地滚着，张着嘴不停地喘气，显然，婴儿要出世了。怎么办呢？婴儿呀，婴儿呀，你早不生，迟不生，偏偏这时候生，急坏你父母了！克衣频频叹气，看看离大路不远有一棵巨大的空心树，拉着妻子便钻进树心洞内，两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女的脸上沁出许多汗

珠，嘴角痛苦地痉挛着，几乎连气也不敢喘。男的紧贴着她，清晰地感到她的心脏在剧烈跳动。两人的生死，不，三人的生死，正处于危急关头，克衣的心弦紧张得就要绷断了。

马铃声由远而近响到面前来。这时，只听到几个骑马的人凶恶地骂道：

“癞汉人^①，追到他们，非把他们打死不可！”

“不能让他们快快当当的死去！先把他们烧个半死不活，然后再丢到水里……”

听着这可怕的声音，女的吓得魂不附体，差点昏了过去。那几个追他们的人，疯狂地用鞭子抽着马飞跑。听着马铃声远了，躲在空心树里的两个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

“克衣，我疼得耐不住，娃娃要落地了！”女的低声呻吟着蹲了下去。

“那就生吧！我出去让你——。”男的刚跨出一只脚，不防马铃声由远而近又响了起来，男的急忙把脚缩进去。

几匹跑得汗淋淋的马已来到面前。女的就象石头雕的一般，吓呆了，连心脏似乎也停止了跳动。然而一忽，那几匹马又跑开了，当马铃声消失后，哇的一声，婴儿在空心树里落地了。

女的怕被人听见，忙用手捂住婴儿的嘴，偏那婴儿放开喉咙，一个劲儿号哭。男的脱下件破衣裳包起孩子，那孩子才慢慢地停住哭。

两人离开空心树，在密林中躲了几天，女的能行动了，他

^① 这是奴隶主骂汉人的话。癞是指麻疯病。此句意为，生麻疯病的汉人。

们带着孩子又继续逃跑。计算起来，已经跑了十多天，任你走得慢，也逃出阿侯家部落了。为了孩子，男的叫女的在树林里等着，他到附近山寨里去讨点吃的。谁知，他一去就没回来。女的等到天黑，不见他回来，急得抱着孩子去找。她刚走进一个山寨，一个彝族大汉披着披毡，头上裹着个大包头迎面走来，打量了她一眼，关心地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不敢说实话，扯谎说是过路的。

“你看，你怀里的那个娃娃快要饿死了。你到我家里，我给你一点吃的，救救你这娃娃的命！”那汉子仁慈地向她说。

她想不到竟会遇到这样一个好心人，便跟着到他家里。他给了她一碗荞面，看着她把荞面吃了。他怀疑地说道：

“我看你不是过路的，你是哪家的娃子！跟我实说，你愿当娃子，就当我家的百姓，我给你一块地耕种，你自己种自己吃，好不好？”

当百姓有一定的自由，不象当娃子什么也没有，连人身也是奴隶主的。女的听了这个汉子的话，当即喜欢地答应了，并说她丈夫失落了，请这个汉子替她找一找。

“你不要急，我会替你找。”

果然，过了一天，克衣给找回来了。原来那天他去讨吃的，回来时迷了路，没有找到妻子。第二天，他正在树林里踌躇，这个汉子就把他带回来了。

失散了夫妻又遇在一起，非常高兴。哪知这汉子是阿侯家的富裕百姓，没有几天，两人被绑起来送还阿侯家，他们才知道上了当，任你懊悔也来不及了。

阿侯家奴隶主见了他，得意地挥着紫竹烟管，一边敲他的

头，一边狡猾地冷笑：

“你们默到逃出了我家的地方，哪里知道：四处都有我阿侯家的天罗地网。看，今天你们不是又被抓回来了，该怎么办？”

克衣恨死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女的忙求情：

“色坡^①，请你饶饶我们！以后我们不敢了！……”

奴隶主不耐烦地用鼻孔哼了一声，对站在旁边伺候他的狗腿子扫了一眼：

“给他们穿上木靴，看以后还跑不跑？”

女的吓得大惊失色，卜通地跪下去：

“色坡，请你……！”

话没有落音，几个狗腿子把他们拉进一间破房里，一顿毒打后，两人的脚杆被夹在一根木头里，躺在地上休想动一动。他们被折磨得气息奄奄，要死不死时，奴隶主才将他们放出。从此，克衣越发痛恨奴隶主，但也越发害怕奴隶主，阿侯家要他干什么，不敢有半点违悖。

那天，他替奴隶主送了礼物后，在回来的路上，忽然遇到一支最后经过凉山的红军，前头飘扬着一面红旗，后面是一列长长的穿灰布军服的队伍，帽子上钉着五角红星，肩上掬着枪，雄赳赳从山坡上走来，克衣一见，忙躲了起来，但又想沽鸡家小约旦见了红军都没有发生什么，自己是个娃子怕什么？於是，他钻出树林大胆地站在路边观看。

“老乡，你知道到马鹿塘去怎么走？”一个红军指挥员和蔼

^① 色坡是主子。

地问他。

克衣看他很和气，答道：

“知道。你们要怎么？”

“我们想请你带路！”红军指挥员作手势回答。

克衣毫不犹豫地走在队伍前头。和那个指挥员在一起，克衣感到无比亲切。山野里很寂静，只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震荡着山谷，震荡着站在路边观看的人们的心。走了半天，到了目的地。红军指挥员掏出两块银元给他，作为酬报。克衣从来没有见过银元，又惊又喜，却不肯接受。指挥员以为他嫌少，忙添上一块银元给他，克衣还是摇头。指挥员叫来一个新参军的彝族战士问他要什么？他回答：一文钱也不要。只要一顶红军帽子。指挥员考虑他大概要作纪念，便将一顶嵌着五角红星的帽子递给他。克衣象得到什么宝贝，立刻，笑容满面。那个新参军的彝族战士问他叫什么名字？主子是谁？克衣作了回答，然后问道：

“你呢？”

“阿戛。沙马家的娃子。受不了奴隶主的压迫，跟红军去革命。等赶走了日本强盗，解放全国后，回来再见。”

“‘长好翅膀的雏鹰，到时候就要飞起来；草木变绿了的时候，布谷鸟就要叫起来。’兄弟，你快去飞吧，我忘不了你。”克衣拉着阿戛的手。

“‘雄鸡开始报了晓，黑夜终究要过去。’克衣，你等着吧！”阿戛也热情地握着他的手。

红军找到另一个向导带路，离开马鹿塘了。克衣还深情地站在路边目送着他们。一直等到队伍消失，他才恋恋不舍地转

回家去。在路上，不时看一看那颗五角红星，嘴里轻轻地哼着：

花落了，有再开的时候，
大雁北飞了，有南来的时候，
红军呵，红军，你们走了，
回来是什么时候？

太阳落山时，克衣回到山寨。刚走进寨子，阿侯家的两个狗腿子见了他一句话不说，拉住就走。

“什么事？”克衣莫名其妙。

“你去见大管家就知道。”那两个狗腿子回答。

到了阿侯家门前，大管家金古落乌披着件黑披毡，头上裹着个大黑包头，左耳上系着个银耳坠，两手抱在胸前，象块顽石似的，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克衣一见，就向他问道：

“大管家，我犯了什么罪？”

金古落乌动也不动，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

“犯了什么罪，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不是替红军带过路？”

克衣气忿地冲着他：“我替红军带路有什么罪？他们是好人……”

金古落乌冷笑了一声：“好人？你没有听见靖边军司令说，他们共产共妻，十恶不赦。癞汉人，你的心护着他们去了，主子叫揍了你再说！”

克衣听了最后一句话，气得用力一挣，踢开一个狗腿子，放开腿便跑。金古落乌正要去追，阿侯什都从屋里走出，见到克衣的背影，唿地从察尔窝下拔出手枪，啪啪地开了两枪，克衣应声跌倒在地上。